

new media art and design

HELLO

嗨!

新媒体

漫话新媒体艺术与设计

杨艺 著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Nabaz'mob – Opera for 100 Smart Rabbits”

100只娜芭兔的歌剧

Antoine Schmitt 安东尼·史密特

Jean-Jaques Brige 让·雅克·布瑞日 - 2006 >>>

—电子音乐装置—

关键词： 和谐不和谐，不和谐和谐

主演：娜芭兔(Violet公司出品的一种可以通过内置无线网络连接播放音乐的电子通信产品)

艺术家Antoine Schmitt与作曲家Jean-Jaques Brige合作创作了这个音乐装置艺术作品，其灵感源于 John Cage (约翰·凯奇)，Steve Reich (斯蒂夫·莱奇)，Gyorgy Ligeti (乔治·里盖蒂)等“偶发音乐”先驱对于“极简”与“重叠”的音乐创作理念的探索和实验。

100只娜芭兔在无线网络里集结在一起，为观众演唱同一出歌剧，然而这并不是简单的合唱，艺术家在兔子之间加入若干“隔阂”，让这场富有电子乐乐感的演出变得生动而深刻。首先，Antoine Schmitt将Jean-Jaques Brige创作的一首电子乐曲录入到每一只娜芭兔体内，之后再为每只兔子开始歌唱的时间上设置10秒左右的“时间差”，当100只娜芭兔有前有后地开始演唱的时候，这种层层叠叠的“合唱”即刻演变成一种有意思的“重奏”。

在这合唱的重奏里，乐曲的同一个音符每10秒被重复一次。这样，每一只娜芭兔都好像在附和着别人，却又同时好像在扰乱着别人；每一只娜芭兔都似乎从属于一个合唱整体之中，却同时又好像游离于这个整体之外。在一种若即若离，简单却微妙的变化之中，整部“歌剧”变得极富表现张力，时而表现出神秘、危险，时而又表现出飘逸、灵动。在些许骄躁与些许恐慌的情绪氛围之中又总是给予人们某种希望的冥想。仿佛一种被混乱的“和谐”正在重新架构着另一种“和谐”，又像是一种被和谐的“混乱”时刻在重新制造着另一种“混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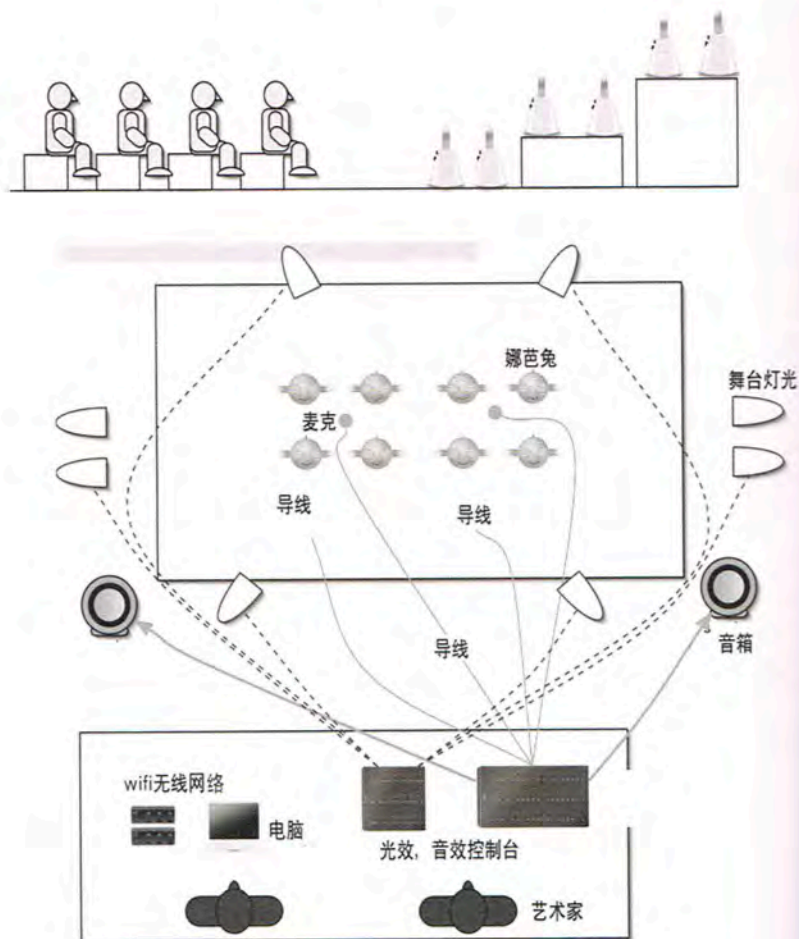
腹部内置彩灯和扬声器，外加头上可以晃动的两只可爱的耳朵，让娜芭兔成为天生的好“演员”。灯光和耳朵随着“演唱”变幻闪烁，旋转摇摆，让娜芭兔的歌剧表演更加丰富立体。



什么是“整体”？什么是“组织”？什么是“控制”？什么是“主导”？这些正在我们当代社会里变得越来越微妙的概念似乎在娜芭兔的这部歌剧中得到了一次更为微妙的解读与诠释。

技术应用

娜芭兔歌剧演出示意图



访谈 “Nabaz'mob”

Antoine Schmitt 安东尼·史密特

Antoine Schmitt

新媒体艺术家，程序工程师，生活工作于法国巴黎。其艺术实践涉及互动装置、数字衍生、实验影像等多个新媒体艺术领域。他将计算机程序视为一种全新的、根本性的艺术创作材料。作品受邀于多个国际新媒体艺术展展览，并揽获众多奖项。

作者问：为什么您选择从一个信息工程师转行变成一个艺术家？这种富有戏剧性的角色转换在中国相当罕见。

Antoine：在法国这也不常见，但也有先例，比如说 Iannis Xenakis（雅尼斯·泽那基斯）。我虽然长期从事工程师的工作，但我也一直对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关系很感兴趣。受一些朋友的影响，偶然的时机我开始对艺术世界有所感悟，那是一次丰富多彩的发现，一种与工程师思维截然不同的认知方式。“效率、进度、利益”是工程师思考的永恒主题，而此时对我来说，却越发感到这是那么局限。于是我开始艺术创作，反正我总是个想做点什么的人，于是，我成了个艺术家。



Iannis Xenakis是20世纪早期先锋作曲家兼建筑师，他革命性地用高等数学理论把建筑和音乐贯穿起来。1978年创作的媒体艺术装置“La Datope（穿透）”集光效、声音及计算机控制于一身，成为先驱性的媒体艺术作品之一。

作者问：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您从工程师的从业背景中获得的最大收益是什么？

Antoine：在我的艺术创作中，程序是我的创作材料，我深谙编程，这对我来说很重要，以此我可以独立完成创作，而且可以专注于艺术创作而不会被技术实现所羁绊。工程师的从业经历让我体会到艺术创作和技术实现有着很重要的一致性，辩证地看待创意构思和实践完成之间的矛盾与统一往往能够让你深入到艺术实践的每一处细节。另外就是受众在创作过程中的首要地位，就像信息工程项目服务于用户，艺术品针对于观众。

作者问： 那么，没有艺术教育背景，您是怎样学习艺术的呢？

Antoine： 通过阅读和博物馆自学啦，当然通过与一些艺术家合作，我也学会了，比如说Jacques Serrano（雅克·斯拉诺）和 Alberto Sorbelli（阿贝托·索贝里）。



Antoine Schmitt和 Alberto Sorbelli于1997年合作的在线艺术作品，一个在线的“网络神灯”能够帮助你找到你想要的图片，同时也会表达自己的喜好，而且记住每一个使用过它的主人。

作者问： 通常您受哪些哲学思想的影响，欣赏哪些哲学家？

Antoine： 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始终是最重要的参考，甚至可以说哲学在其后没有任何根本上的创新，当然我也很欣赏康德或者莱布尼兹，对于叔本华的一些观点也很认同。

作者问： 在“Nabaz' mob”作品里您说过：这是一场歌剧，一场关于什么是“整体”，什么是“组织”，什么是“控制”，什么是“主导”的歌剧，而这些概念在当代世界里正变得越来越关键，也越来越微妙。那么您愿意说一下您自己关于当代世界的理解吗？

Antoine： 我们似乎正变得越来越“一致”和“统一”，基于民主原则，少数服从多数，这是一个被公认为最佳的支配世界的原则。然而，我和我的合作者认为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控制”并不仅仅是我们想的那样，“民主”也许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只是少数服从于多数。多数人的意愿就真的更加“合理”，更加“正确”，更加“美好”吗？“Nabaz' mob”正是这样一场基于秩序与混乱的“歌剧”，通过它，我们希望引发大家对以上主题的一些疑问和思考，当然，我们不会去灌输什么答案，这也不是我们的角色。

作者问： “Nabaz' mob”的想法真是很精彩。对我来讲“娜芭兔”是一个信息工业产品的象征，而整个信息工业正是围绕着增进人类之间的交流来服务

的，这也正关乎于您创作的方向。您是怎么想到的？

Antoine: 我为Violet公司工作了很多年，作为执行设计师负责很多产品的设计展示工作，所以我很了解“娜芭兔”。不过，我似乎颠覆了“娜芭兔”本来的服务宗旨（增进交流，促进和谐还是制造混乱？），比如，我们让一只可爱的小白兔变成了100只焦虑的兔子。

作者问: 在“Nabaz' mob”里，您是怎么说服Violet公司允许你们使用他们的产品，尤其是向你们开放他们的技术来实现作品的呢？基于保守商业机密的常规，这似乎是很难办到的。

Antoine: 最初，“Nabaz' mob”是为一次由Violet公司举办的网络艺术节创作的，所以很自然地得到了他们技术上的帮助。

作者问: 所有的娜芭兔都是通过三个途径来表演的，即耳朵的舞动、闪烁的灯光和内置音箱，而这些表演元素都基于有一定时间差的重复形式来组合，这种时间差是你们创作的初衷吗？这似乎来源于Steve Reich的音乐理论，但您好像也提过，这个时间差来源于技术上的局限。

Antoine: 是的，10秒的时间差最初是技术上的一种局限，技术人员无法解决它，不过这也是“Nabaz' mob”创作和编排上一种非常有趣的契机，与我们的创作主题产生了共鸣。当技术人员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仍然保留了它。

作者问: 每一只兔子都是不同的吗？表演仅仅基于时间差吗？什么是作品里运用的“重复”，“序列”和“无序”？

Antoine: 所有的兔子都按照同一个乐谱来表演，但差异来自于几个方面：第一点：10秒的时间差，随机出现在所有兔子身上，也就是说同一个音符每10秒被演奏一次。虽然我们无法识别每次是谁来演奏，但正是这一点产生了复合节奏音效，就像Steve Reich和Gyorgy Ligeti的音乐。

第二点：在“Nabaz'mob”演奏的主曲里还有一些插曲，在某些时刻，每只兔子可以有abcd四个声部选择，就像John Cage的曲子里常有的那样，这些兔子自己来判断选择演奏的声部，从而随机地产生演唱不同声部的小团体。

第三点：曲子的演奏同时也会因为兔子耳朵的舞动而迟滞，当耳朵卡住不动的时候(电机过热所致)，这只兔子的演奏就会慢几拍，这又增添了一些“意外的混乱”。



Gyorgy Ligeti的作品“Poeme Symphonique for 100 Metronomes (100个节拍器的交响诗)”。100只节奏不同的节拍器同时开始滴答作响，快慢不一、长短不均地在一起合奏，声音“自觉”地在无序中不断随机地浮现出有序的节奏。



作者问： 问您些日常生活的轻松话题，平日里您都听什么音乐呢？喜欢哪些音乐家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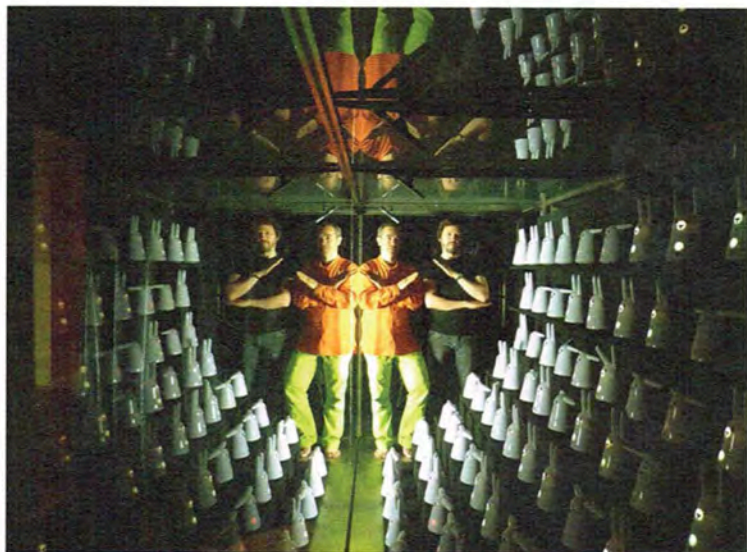
Antoine： 工作的时候，我喜欢听巴赫的音乐，或者极简的techno(例如Plastikman乐队)，闲暇的时候，我喜欢听些浪漫的玩意儿，做研究的时候，我听所有想听的。

作者问： 您觉得艺术家和流行明星有什么不同？

Antoine: 对我来讲，两者之间就没啥关系，就像哲学家和足球运动员之间一样，即使某些艺术家和哲学家都被看成公众人物。

作者问: 那您靠什么生活呢？

Antoine: 我一直作为顾问工程师和程序员工作，这也是我生活来源的一部分。不过今天我主要靠我的艺术作品展示和艺术作品出售的收入来生活。



两位作者和他们的娜芭兔“阵列”。